

# 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南海漁人愕然一歎道：「如此說來，老弟早已洞燭先機了！」

金蒲孤搖搖頭道：「那倒不然，我不過是按照心中所慮及的事而採取了預防的措施，事實上我根本不敢確定這門上一定會有機關，不管如何小心一點總是不錯，猜對了則可以全命，猜不對也無以為害，不過居然給我猜中了，足證劉素客的存心惡毒……」

南海漁人又歎道：「老弟既然連那一點空間余閒的用意都猜到了，為什麼不將計就計，利用那一點空間，趁勢就衝了進去呢？」

金蒲孤大笑道：「假如我那樣做的話，劉素客一定高興死了，他預留那一點時間，一定也想出了使我們不能即時進去的方法！」

南海漁人道：「我不信！」

金蒲孤笑著道：「那我們可以過去看一下！」

由於他們此刻貼牆而立，看不見門中的情形，所以祇好耐心地等著，片刻之後，水霧已經散去！

金蒲孤朝南海漁人招招手，二人到了門口會合，卻不禁一怔，因為朱衣綸巾的劉素客正含笑當門而立！

南海漁人看到劉素客首先怒道：

「劉素客你的手段太狠毒了！」說著掄起釣竿就要擊過去。

金蒲孤含笑拉住他道：「前輩縱然恨他，也該找他本人算帳，這具蠟像塑工如此精巧，毀之未免可惜！」

南海漁人一怔道：「這是蠟制的？」

金蒲孤笑道：「劉素客的雕塑功夫足以亂真，若在平時，我也不會認出來的，可是他剛才受了傷，臉上斷不會如此光滑平整！劉素客大概早就準備好了，臨時搬了出來，卻忘記在上面加一番工……」

南海漁人仔細地看了一下，才搖頭歎道：

「老弟台，我對你沒話說了！不過劉素客把尊蠟像豎在此地幹嗎呢？」

金蒲孤微笑道：

「前輩忘了機關上的一段空間了，我們若驟然打開了門，見到他當門而立，總不會立刻就衝過去吧！」

南海漁人這才連連搖頭，一語不發，二入繞過蠟像，但見一片空曠的庭院，除一面門外，另外三面都是高大宏偉的屋宇，建築十分精良，就是不見人影！

金蒲孤皺皺眉頭道：「怎麼此地還有這麼多屋子？」

南海漁人用手一指道：

「此地是劉素客的真正居所，正中那幢精舍是他與六個姬妾所居，南面是他女兒的繡閣，北面留作客舍，留居一些他特別器重的人物，如奕仙白獲，奕神空青等……」

金蒲孤神色一動道：「那我師父也住在此地了？」

南海漁人點點頭道：

「不錯！令師與我各佔一個單間，比鄰而居，我在河邊上沒有攔住你們，劉素客已經知道我有去意，把那間屋子算上了欺不取的名字！」

金蒲孤微微冷笑道：「他倒是算得很准！」

南海漁人輕歎道：

「那倒不能佩服他，你還困在陣中時，我為了想把流星球炮偷運給你，曾經暗中摸進來一次，剛好他的大女兒要給你送飯去，我找到了一個機會把珠炮暗藏在瓷桶內後，順便到我的房中去看了一下，欺不取已經睡在那兒了！」

金蒲孤忙道：「老耿怎麼樣？」

南海漁人搖搖頭道：「那倒不知道，他在床上昏睡，令師與奕仙白獲在旁邊下棋！」

金蒲孤放下了心道：「那可能不要緊，家師與老耿情同手足，最是莫逆，假如老耿受了傷，家師就不會那麼輕鬆了！」

南海漁人輕歎道：

「在劉素客的萬象谷中，一切不可以常情論之，不過欺不取的睡態尚為安寧，想來不會有什麼不妥之處！」

金蒲孤神色忽地一動問道：「我在玄天迷陣中被困了多久？」

南海漁人想了一下道：「這我不清楚，因為我不知道你們是什麼時候進去的！」

(七十三)

在警官客套的寒暄聲中，智子一邊點點頭，一邊快速看了一下房間內部。

祇見桌旁坐著金田一耕助和等力警官，而房間的一角還有一名刑警，她並沒有看到大道寺欣造和多門連太郎的人影。

「嗯……爸爸呢？」

「大道寺先生在對面的房間等著。我想，有些事當著他的面恐怕不好談吧！」

「是。」

智子不好意思地點點頭，她本想問多門連太郎的事，可是卻問不出口。

「嗯，神尾老師！」

等力警官望著仍留在房裡的神尾秀子，皺起眉頭。

「麻煩你也到對面的……」

「不。」

神尾秀子臉上露出笑容，可是語氣卻相當堅決。

「請讓我留在這裡。智子小姐非常疲倦，必須有人陪在她身邊照顧她。」

她一副任誰也趕不走的樣子。

「金田一先生……」

等力警官為難地轉頭看了金田一耕助一眼。

「哈哈，沒關係，就讓神尾老師留在這裡吧！好了，現在可以請教智子小姐幾個問題嗎？我想智子小姐也一定很希望能早點結束這段問話。」

「嗯，那麼……」

等力警官輕咳一聲以消除尷尬的氣氛。

「這種事接二連三地在您身邊發生，想必你也感到非常困擾，而我們更想早日偵破這些案件，所以我們需要你的合作，希望你能將所知道的事毫不保留地說出來。」

「是的，祇要我知道，一定據實相告。」

「謝謝。那麼首先請你說說今天來這裡的理由。」

智子嚥了口口水，開始慢慢敘述。

「一方面是因為我很好奇『法師』究竟有什麼神秘之處，另一方面是因為我想問九十九龍馬一些事情……」

「你想問他什麼事情？」

「就是有關這一連串事件發生的原因，我認為九十九龍馬或許會知道一些。」

智子感到身後神尾秀子的眼睛一直看著自己。

「原來如此，那麼，請你把進入房間的經過大致說一說吧！你放心，這不是正式做筆錄，所以簡單一點也無妨。」

「是。」

因為智子已經下定決心，所以她毫無顧忌地說出她失去知覺以前的經過。

等力警官一邊點頭。一邊聽智子敘述當時的狀況。

「原來如此，這麼說，當你昏倒之後，一直到剛才發覺自己在另一個房間裡之前，你完全沒有任何記憶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對了，你知道九十九龍馬後來怎麼樣了嗎？」

「我剛聽神尾老師說過了。」 (一一九)

# 女

# 人

# 峰

● 橫溝正史

## 圈套

倪匡

我皺著眉：「和我的意見有強烈的衝突？」

白素側著頭：「和紅綾有關，但是和你的意見，沒有衝突。」

我望著她，想弄明白她究竟是在打什麼啞謎。可是她避開了我的眼光。

我無法設想她要做些什麼，明知問了也沒有用，我試探著問：「不需要我參加？」

白素拒絕得斬釘截鐵：「不需要。」

我祇好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手勢，本來我還想告訴她，如果溫寶裕的處境沒有改善，可能會把他窩藏到藍家峒來，但繼而一想，白素已經夠煩的了，何必再增添她的煩惱，所以也就沒有說——這就是所謂「無形的隔膜」了。

後來，白素照她的意思行事，當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而她行事所導致的結果，就算是她自己，也未嘗料得到。

當然，如果那時，她就告訴了我，她將會怎麼做，我非但一定反對，而且會加以破壞。

以後發生的事，以後自然會敘述。

和白素分手之後，又是一連串的飛行，在旅程中，我思考的自然是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——還是我與鐵天音所作出的假設。

末來世界的出現，是人類的絕路，照說，人類若真有智能，不應該走向絕路。可是歷史事實，現在所發生的事，和可見將來的趨勢，卻都證明，人類正大踏步，勇敢洶湧地邁向絕路。

那不是具有高度智能生物的作為，所以，人類的「智能」來源，不但曖昧，簡直可疑。

圈套！

在德國萊茵河邊的一個村莊中，我找到了童年好友鐵且，兩個人並坐在一個小湖邊上垂釣——目的是找一個幽靜優美的環境閒談。

我把我在旅程中所想到的結論告訴他，他坐在輪椅上，半晌不語，祇是望著粼粼的湖水。

我們分別雖久，可是我的經歷，他知道很多。他的經歷，更是舉世皆知，所以免去了介紹多年來的生活情形，可以有更多的時間，來訴說自己的感想。

過了好一會，直到已有魚上鉤了，他才輕輕提了釣桿一下：「魚被魚餌引誘得上鉤，和人類被一些餌引進圈套，情形完全一樣。」

他雖然半身不遂，坐在輪椅上，而且頭髮也白了，可是我才一見他時，還是可以感得出他馳騁沙場，統率大軍，在鎗林彈雨之中，衝鋒陷陣的那股氣概。

可是當他說那兩句話時，我卻感到他是一個疲倦透頂的人。

我安慰他：「你現在隱名埋姓，不問世事，可以說脫出圈套了。」

(九十一)



而且霍非凡很疼她、寵她，兩人在一起的時光總是充滿笑語濃情。凌靚兒如今心中全是丈夫的身影，丈夫成了她生活的重心。

加上後園的生活安定清閒，有紅姐、有其餘的姐姐們可以說話、彈琴娛樂，她想做什麼，霍非凡從不反對，這種如魚得水般的生活，讓她深深愛上了目前的一切。

在凌靚兒生活過的正愉快時，何大娘送來的一封信，讓她開心的心情起了絲漣漪。

她在房裡靜心閱讀表哥給她的信，愈看，她的眉頭就覺得愈緊，看完後，她無奈地深歎口氣。表哥錯了，全弄錯了！

她上封回信要表哥另尋幸福，結果表哥以為她是害怕他不要她，會嫌棄她，所以再寫信來極力保證他的真心，強調他真會等她一輩子，對她的情唯天可證。紙上滿載的愛意，可看出表哥對她堅定的感情，令凌靚兒好生為難。

若能親口向表哥解釋，一定能避免誤會加深，可是如今她在非凡莊裡，不可能出去見他，寫信給表哥又會錯意，那怎麼辦？難道真要表哥癡等她一生嗎？這樣除了對不起表哥外，也對不起表姑父、表姑母，她不能耽誤表哥的幸福。

但她還能有什麼法子解決呢？凌靚兒好煩惱。

「靚兒，你怎麼都不動聲，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樣，有事嗎？」晚間晚膳時，霍非凡看出了凌靚兒的心神不定，關心問。

凌靚兒不自然笑笑，找個理由回答：「沒事的，祇是靚兒下午吃了點心，晚膳實在吃不下。」

「不吃飯可以，但要補湯嗎？」霍非凡盛了碗湯放到她面前。

凌靚兒點點頭，聽話地喝下湯，也幫

丈夫布菜，陪著丈夫用完晚膳。

「夫君，當初為何要娶靚兒呢？」

凌靚兒身穿睡衣，坐在梳妝台前拿下珠花髮飾，她梳理著長髮，看著半倚在床上看書的丈夫，突然如此問起。

「你嫁給我這麼久了，怎麼到現在才想到要問呢？」霍非凡放下書，感到有趣地看著凌靚兒。

「其實靚兒一直想找機會問的。夫君，你那時就能肯定靚兒一定會嫁給夫君嗎？」

這也是她很想明白的事。

霍非凡笑笑，對凌靚兒敞開手臂。「過來！」

凌靚兒放下手上梳子，順從地走向丈夫，倚入他張開的懷抱中。她抬頭望著霍非凡，等他的答案。

霍非凡撫著凌靚兒，大手撫著她嫩若嬰孩的粉頰，理所當然般的告訴她：「因為你天生就該是我的人！」

「夫君你好霸道，你難道都沒顧念到靚兒當時已有未婚夫了嗎？」霍非凡霸氣的回答讓凌靚兒不依地輕捶著丈夫。

「他配不上你！」霍非凡握住她的小手拿到唇前吻了吻。

配不上她？從沒想到霍非凡會這麼說，凌靚兒愣住了。

「靚兒祇是個孤女，無依無靠的，該是我配不上表哥才對。」

(六十三)

## 非凡莊主

可兒

## 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說罷，惡狠狠的拿著一根門栓，向寶珠身上沒頭沒臉亂打下來，猶如一樹梨花，被一陣狂風驟雨百般摧殘，怎禁得住！可憐寶珠被打得滿地亂滾，頭髮散亂，哭喊連天。柯爺並無矜憐之意，一氣打得百十下，並不住手。祇叫：「賤人招來！」秀林在旁看著冷笑，並不勸阻一聲。兩旁丫環，祇曉得一個個泥塑木雕，不敢則聲，站在旁邊發癡。

早有管家婆報知夫人。夫人一聞此信，唬得魂飛天外，扶病出房，叫丫環攙著，一直來至中堂。

見女兒被他父親打得十分狼藉，心中好不疼惜！戰巍巍、哭啼啼，向前罵一聲：「狠心的禽獸！我女兒犯了什麼違條大罪？被你下這般毒手打他？我還要這老性命活在世上做什麼？我與你今日就拼了罷！」說著，就一頭向柯爺胸口撞去。柯爺不防被這一撞，心下大怒，喝一聲：「老不賢，你養的這等沒廉恥的女兒！平日不加教訓，今日做出醜事來，還來護短，與我拚命。」夫人哭道：「我女兒做出什麼醜事被你捉住？還我個證兒來！」柯爺指著地鋪箋道：「這不是女兒與你姨侄做的勾當！還要什麼別的憑據麼？」夫人道：「女兒好好坐在家中，又是你叫他去拜什麼壽，分明你們安排牢籠，害我的女兒呢！」說罷，兒長兒短哭個不住。柯爺很不耐煩道：「女兒你不能管，我也不能管女兒麼？」說罷，拿起門栓來又打。夫人見打得更凶，狠命的向前來奪門栓，被柯爺將栓一掃，把夫人掃倒在地，打了腰膀，疼得夫人掙也掙不起來，還是兩個丫環用力扶起夫人，扶到一張椅子上坐下。夫人又是疼，又是氣，又是苦，望著柯爺毒打，祇叫：「打死我女兒，我與你這老畜生不得好開交的！」柯爺也不聽夫人一旁言語，祇將寶珠打個不住。

此刻，寶珠已打得奄奄一息，又是秀林假意出來做好人道：「你這憑一幅錦箋，將姑娘治於死地，姑娘死得不明不白，夫人亦未必肯心服於休。你要拿這錦箋去問宣家小畜生，這四首《玉人來》詩，可是他做與你家姑娘的？他若招認，便不用下問，就請教他父親，縱子敗壞同官的門風，污辱閨女的名節，他在大市也說不去。他捨個兒子，你捨個女兒，方此過直來。你去想一想，不是這內亂扛的。」

柯爺見秀林言之有理，就頓住門栓，點一點頭道：「我就把小賤人交與你看管，候我問了宣家小畜生回來，情真罪當，我亦不打他，桌上刀、繩、藥酒隨小賤人用哪一件，早去脫生，免在世上活現形！」 (二十二)

**神機妙算張太乙**  
**張天師64代再傳人**  
**鑽研**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  
 太乙網址：tai-i.com  
**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**  
 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  
**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**  
 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  
 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**聖路易新聞電子報**  
 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  
 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  
 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  
 請上網：slcj.us  
 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